

稻

手上拿著秧苗

彎著腰站在田中央的那個人

無數次來回穿梭在田埂之間

像畫家似的闊達

有時隨意潑灑

有時行列分明的描繪

一幅幅的畫作

在長滿厚繭的雙手中形成

日復一日的辛勤

一片的金黃

逐漸吞噬了美麗的作品

身帶尖頭的怪物

出沒在田中央

吃掉了一列又一列的金黃

卻沒有絲毫的可怕

怪物吐出這些金黃

取而代之的是白色珍珠

至於田裡

只剩下肆虐過後的殘骸

沒有任何的悲傷

只有一座座小屋的建立

那是下一個豐腴象徵的起點

大火侵襲這些小屋

餘燼遍及稻田的各個角落

它們將成為未來的養分

變成下一幅畫作的基石

等到另一位充滿熱忱的畫家來臨時

一幅幅引人入勝的美景

又將透過巧妙的雙手呈現出來

如此美景

永恆的更迭出理想與希望

嗷嗷待哺的幼苗

增添色彩的顏料

一片鮮明的金黃

血口大開的怪物

無情凶猛的烈焰

飄零殘破的餘燼

稻的一生

看似短暫卻不留遺憾

就像

我們的一生